

激扬斋自选集 (9)

新诗评论 ——选

王同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诗评论选

王同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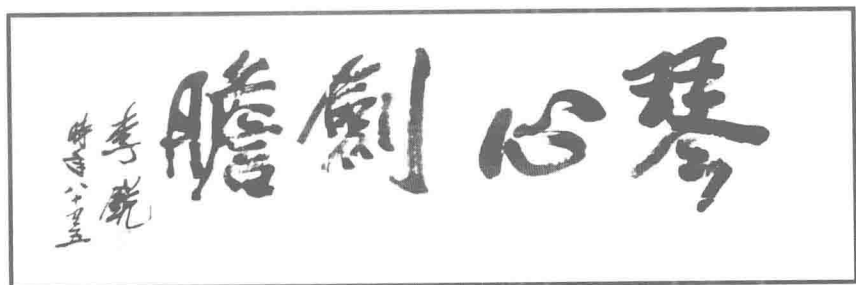
新诗评论选 / 王同书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059-4257-3

I. 新… II. 王… III. 论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756 号

书 名	新诗评论选
作 者	王同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烁
印 刷	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29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
插 页	6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4257-3/I. 3322
定 价	18.00 元



李锐，原中顾委委员、中组部副部长

詩壇迎盛會
書端更風流

壬午年秋 方祖岐書

方祖岐：原南京军区政委、上将、诗人

繁荣文学评论
繁荣诗歌创作

为《繁荣文学评论》作序
顾浩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

顾浩：省文联主席、诗人

诗
端
新
探

戴为然

戴为然，原江苏省人大副主任、省委宣传部长

献诗给王同书

陈超

王君彩笔，佳作纷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令人振奋。传入五内，思之再三，悟得王君成功三诀：曰勤，曰谦，曰奇。真是“凤兮凤兮非无凤，山重水复不可量”。王君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旁徵博引信手拈来，遣词用字挥洒自如，笔锋鲜活犀利、精当准确。时而“满身花影”“满天花雨”，时而“堂堂剑气”“气吞万里”，时而“芳草连天”“莺啼燕噪”，北雁南归。真是不可言喻！王君思想纯正，这骄矜，绝薄倖，入浮迷而不染，蹈深渊而忘返，无狂放之气，无玄虚之恶，攀天不登龙，入山不骑虎，烟不尝酒不饮，谦谦君子也，连对婚姻的态度也是可嘉的。王同书，就是王同书是也！

陈超：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诗人
(本文为节录)

学有专攻方著述

胸多妙悟好谈诗

学有专攻方著述
胸多妙悟好谈诗

二〇〇三年五月 许青题



许青：原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诗人

师友赠诗

喻 蘅：（复旦大学教授）

串水长堤闻气莹，频年归思逐轻云。王家饮誉三琪树，展纸抒怀每忆君。
连篇伏眼尽华章，谈艺论文有舌臧。不是罗胸仗典富，何能出手气堂堂。

安迪光：（省建委原副主任、省诗协原副会长）

名篇赏罢乐陶然，执笔勤书意向鲜。缙语述评言确切，汇编成集趣真詮。论
今溯古分时代，触类旁通积后先。含蓄夸张兼咏物，比兴叙事更抒情。

毛系瀛：（江苏教育学院原副院长、江南诗词学会原副会长）

纵论文坛笔一枝，光华熠烁别风仪。这编佳作斐声远，评述华章落语奇。常
读常新警世句，百尝百味点时词。中华世代名家著，纳入先生一卷诗。

陆焕平：（无锡诗友）

品诗一似数家珍，娓娓而谈观点新。吸取精华颂真美，弘扬传统壮诗魂。

“风花雪月”吟

风

我的大小，南北西东
全由外力的催迫与涌动
对我骂，对我捧，
都是痴人说梦

花

与巨心赞美之词
给我的“开放”之后吧
我的五彩缤纷，沁人心脾
全是为“孩子”（果实）唱

雪

谁会想到我一副冰清玉洁的心肠
出手时
却总是粉饰太平

月

我从内心到外表注满荒凉
不望亲近，不求歌唱
不向那个炙手可热的借光

新诗识评参照

——读《新诗评论选》有感

巢小莉

王同书老师原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清小说研究》编辑、省诗协《江海诗词》副主编，于2003年春到三江学院中文系讲授“古代文学”至今。结识王老师，缘于一曲《春江花月夜》。那日，我在办公室细听该曲，终了，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透着浓浓乡音的问话：“喜欢《春江花月夜》吗？张若虚的这首孤篇横绝，会背么？”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敦厚面善的长者。从此，基于对古典文学的共同爱好，闲来便常与他谈在一起。王老学识丰富，思维敏锐，见解独到，在任教期间佳作迭出，这本《新诗评论选》便是他的最新佳作。

长期以来，相对于古诗词而言，新诗在阅读、鉴赏乃至教学上，一直都处于边缘地位。孩提时期，我们会背诵李白的《静夜思》，但很少有人会背诵余光中的《乡愁》；青年时期，我们会背诵《杜少府之任蜀州》、《阳关三叠》，但是，有多少人能完整地背诵出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如今，更有人高呼要“拯救自九十年代以来陷入困境的中国诗坛”，可见，一场发端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新诗运动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次古与今、新与旧的诗学转换，在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依然像在雾水弥漫的夜巷中摸索。

诗歌地位的一落千丈，诗歌批评似乎也从此陷入了失语的状态。

态。在如此的情形下，诗人何为和诗歌研究者何为便成了一个问題。加之功、名、利、禄等思想对于文化领域的冲击，在浮躁的时代文化气息下，为职称、为名利所作的诗评往往大失其味。而王老能迎难而上、坐定冷板凳，辨诗味、解诗情、致力于诗歌研究，并提出很多中肯、独到的意见和观点，实为有功诗道。

王老评诗，极少理性的技术性的分析，更没有一大堆专业术语，他只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平正、亲切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对于诗歌，王老注重的不是其形式，而是其“味道”，大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意味，在王老看来，所谓诗歌的变革，都应是在遵循固有的审美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即无论诗歌的外形变成什么样子，是“新体”还是“旧体”，都应是以“抒情是否真切、高尚、先进”以及“文字是否凝练优美”为根据和评判准则，都应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因此，“诗无新旧，诗有优劣”。这个观点，为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诗歌在形式、艺术、思想等方面孰重孰轻、孰优孰劣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为了说明这一点，王老在本书（重点是评论新诗）的选材上新旧并举、优劣分呈，可谓用心独到。

在内容安排上，本书既有宏观的对于诗歌理论的论述，也有具体的对于诗歌实例的品析；既多对新诗的品赏，又有对古诗的分析；既有新诗之间以及新、旧诗之间的比较阅读，也有对新诗、旧诗的专著论述。可谓面面俱到了。记得启功先生曾说过：“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可见，从“嚷”、“想”到“仿”，诗歌的地位似乎一退再退，虽然后来经历了清末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诗歌这一路走来可谓一路奋力挣扎，而地位较之以前却仍不见长；发展到今天，读诗、写诗、评诗、好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在当代，尤其是年轻人，很多人对于诗歌的印象仅限于唐宋之前

那一部分，如果能让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了解新诗、喜欢新诗，甚至为日后的诗歌发展作出贡献，那首先必须对新诗作个全面的解释，补全他们心中的盲区。这本书的理论加实例的安排，不仅对新诗作了全面的评述，对于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了解新诗来说，更是大有裨益。

王老师的这本书是对新诗的认识和评论的良好参照！

实在没有想到王老会让我这样一个小辈为该书写序，受宠若惊之余甚感惶恐。由于知识、才学的局限，上述只能算是个人读感，作序实在愧不敢当。

诗无新旧 诗有优劣

——《新诗评论选》前言

已故的百岁寿星诗人臧克家说过：“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他是就诗的体裁说的。我对诗的认知是“诗无新旧，诗有优劣。”即诗，在我眼中，新体、旧体是源同体异，并没有高下之分，也不相互排拒；诗（包括新旧众体）只有优劣之分。而区分优劣的标准也是新旧体共同的，我这想法是基于下列考虑：

一、从诗的特质说。从《诗经》到当代诗作，都具内容的抒情和文字精炼、优美这两大特质。不论是“关关雎鸠”或是“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或者“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都是这样的情深意浓。已故诗人吴奔星也说：“小说是人学，诗歌是情学。”至于文字，则不论《诗经》还是《楚辞》，抑或是近体律绝，乃至五·四提倡直到当代的新体自由诗，都要求文字比散文更凝炼而优美。这是不争之论。诗作的优劣也是以抒情是否真切、高尚、先进和文字是否凝炼优美为根据和评断准则的。

二、从诗歌的发展看也是如此。巡礼历代名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汉民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岳

飞)，“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诗句就云山失色，酒杯宽天地忘怀”(元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我已成疯狂的海洋，她却是冷静的月光”(郭沫若)，以及“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和“一颗红心为祖国，自有相逢时”(丁力)，等等，从形式说则是诗经体、楚辞体、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以及五·四以来的新体自由诗，在评论这些诗作的优劣得失时，首先仍是其抒情与文字的高雅精警而得到推崇。其次才是考虑其他(如体裁四言、骚体、五言诗、近体律绝、长调、小令、散曲等等)。在探索它们的发展规律时，虽然体裁的改革创新占很重的比分，但我们在评析它们时，仍然是将抒情与文字“捆绑”在一起的，是以其抒何种情，怎样抒，其文字如何如何的，而不是问它们是否是“新”诗或是“旧”诗。唯旧体是好，或唯新体是好，都不是持平论者所采用的。

三、从诗人创作实践看来，也是这样，诗人创作时，不论是“敏捷诗千首”或是“两句三年得”者，在创作时，盘旋在诗人心中，奔驰于笔下的，多是先考虑抒何情，如何抒？诗句如何推敲好，其次才是考虑以何体裁适宜。时代责任感强的，探索诗的发展规律的，意在开创新体的，也仍然坚持(或不自觉地坚持)优化抒情和文字，仍然坚持这两个基本因素。

四、从诗的读者看来，也是如此。孔夫子是诗的最早发表读后感的读者，他的“不学诗无以言”和“诗可以兴观群怨”，杜甫的“不废江河万古流”，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直到宋以后的若干“诗话”、“词话”所载，以及以后的直到现当代的若干诗读者的座谈记录、随感和读者来信，都可看到评断诗的好坏优劣的核心问题多是围绕作品的抒情和文字而展开、引伸、发挥、揭示的。

五、从时代要求来看，同样如此。任何时代都要求诗歌(包括

其他文艺作品)能反映时代,推动时代;抒情形式和方法,又要异于前代,有新的面貌,新的创意,而能够做到这一切,就要求诗人的修养才艺,诗歌的抒情文字都要求情深意浓、凝炼优美,与时俱进。

正是基于上述认知,我在对诗的认知中,在写诗、读诗、评诗中,都是沿着“诗无新旧,诗有优劣”来考量的。尤其是诗论,从观点到例证,都是新旧并举,优劣分呈的。只是在编集中考虑一些时代争论的热点,才以古诗、当代诗词、新诗来分编的。本书《新诗评论选》就是继《别好诗论》、《当代诗词论读序评》、《当代诗词新视界》、《江草江花》、《名作新品》而编集的(后两种就是新体、旧体并举统编的)。本书中一些关于宏观、理论部分,也都是包括新旧各体,所举的例子,也是新体、旧体并呈的。

若专就体裁方面说,我的看法在《自由、格律,各有优长》文中也说了。至于这些认知是否符合诗歌的特质和诗歌的历史、现状、发展规律,是否对读者有益,则是读者的仁智之思,而我的私愿则是既求于世有益,更求抛砖引玉。